

中国作家文丛

初涉人生

董加明 著

作家出版社

中国作家文丛

初涉人生

董加明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初涉人生 /董加明著. -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 11

ISBN 7-5063-3390-2

I. 初… II. 董…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905547 号

初涉人生

作 者: 董加明

责任编辑: 那 耘

装帧设计: 通感工作室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印刷: 北京忠信诚胶印厂

开本: 850 × 1168 1/32

字数: 183 千字

印张: 7.625

印数: 001 - 2000 册

版次: 2005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5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3390-2

定价: 15.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我总也不相信

(代前言)

很长很长一段时间里，每当我静下心来便总会想起你：罗冲。想起你的英俊、你的潇洒；想起你的开朗与豁达，以及你的正直无邪敢做敢为；想起你和同学们一块学习、一起打球、一起打闹玩耍的场景……想那时你的学习是多么地优秀，你的志向是多么地远大。同学们都说你一定能考上大学将来一定会有所出息的。然而，后来的事却大大地出乎了人们的所料：班级里比你学习好的人考上了大学，比你学习略差的人也考上了理想的大学——一个个走了，而你却偏偏落了榜：一次，再次。后来就听说你回乡务了农。再后来又听说你结了婚。但不知你的心里究竟是否快乐？你的生活是否幸福？

想起那天我们一起在城东红楼酒店里吃饭喝酒，你一直都是郁郁的，郁郁的面容、郁郁的眼神。同上学时的你相比你老成了许多，也消瘦了许多，完全没有了以往的那种无忧无虑、无拘无束、无话不谈的开朗与洒脱；完全没有了以往的那种远大的志向与豪情。也就是在那天晚上我才知道了你近来的生活轨迹，知道

我总也不相信

了你的辛酸与苦楚：你问我是不是觉得你比以前老了许多？变了许多？你说这生活真的是好难好难，与你以前所想象的真是相隔千里万里；你说你同自己的家人总也搞不好关系；你说你似乎已经走入了一条与人隔绝的人生的死胡同……对你的话语我当时并没太在意，只认为你是喝多了酒这些话只不过是烈酒刺激出的忧伤的感慨而已。事实上那天你确实喝了很多的酒，以至你喝着喝着就哭了，再后来你又笑了，哭哭笑笑中你把你的生活说得是那样的失意与糟糕。

最令人想不到的是十几天后我再一次见到了你，但却是另一种情形，在另一种场合——那天你被反绑在乡派出所大院中的水泥电线杆上，一幅狼狈不堪、失魂落魄的样子。这时候我已经知道你杀了人而且就是你的亲人。但我并不相信那就是你那就是你，以至到了你的面前看了你好久好久还依然盯着你怀疑地问：罗冲，这是你吗？

意外的是你竟流着眼泪点了点头真实地回答了我。

但我仍不相信这是事实，竟一把抓住了你的双肩大声地喝问：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

而你，却紧紧地闭上了双眼，始终没再回答我……

作者

二〇〇五年一月十九日

第一章

罗冲，罗冲……

正骑着自行车一个劲儿往回赶的罗冲忽然听见背后有人喊，他急忙放慢了车速扭头往后一看，见是柳燕，正骑着车向他追赶而来。他这才急忙翻身下了车，双手扶着车把一脸傻笑地望着她渐渐走近，等到了近前他才发现眼前的柳燕已是一脸的汗水，满脸红扑扑的只喘响气儿。

大概已经是胜券在握了吧！不然，怎么象怕粘上了甩不掉似的跑得这么快呢？

下了车柳燕一边用手绢擦着汗水一边酸溜溜地说。

哎呀，柳燕，这次你真是冤枉人了。出了考场我在西郊宾馆那儿等了你好一会儿，没等到你，我还以为你已经走了呢！

罗冲一脸真诚地解释道。

你骗人。柳燕说。

骗你是小狗。

那我喊了你一路你为啥不理我？

没听见呵！我真的没听见。

这时，罗冲有点急了，他再一次辩解说。

见罗冲认了真，柳燕这时就笑了，说：看你，同你开了句玩笑你竟当了真，在意起来了。事实上你就是听见了我喊你你故意地不理我又有啥大不了的事呢？这是你的自由，你说是不是？不过我倒真是追了你一路，从出了城就一直地追赶你，总也赶不

上。嗓子也喊破了，总不见一点回音，真是气死人了。

真的？罗冲瞪大了一双眼睛惊讶地问。

算了。不说这些了。柳燕说。停了停她又看着他关切地问：咋样？这次考的不错吧？

罗冲看了她一眼，有点不好意思地把目光转向了别处，然后微笑着说：谁知道呢？不过自我感觉还是不错的。

我就知道这次你准能考上。柳燕笑着说。

那也不一定。罗冲假意地说。话虽这么说但他的心却又一次回到了刚才那种美好的想往之中。说实话，正因为他自己自我感觉这次考的不错，以至于一路上他的心一直都在美好的憧憬中飞扬，一直都在想象着他将跨入的那所大学校园将会是一种什么样子；他所进入的大学课堂将会是一种什么样子；一直都在想着大学毕业后他还要考研究生，博士生、出国留学呢……所以，他又哪里能听见她在后边喊他呢？他又哪里注意得到她从出了县城就一直在追赶着他呢？

恭喜你，罗冲。祝你这次能考上理想的大学。

这时候，他忽然听到柳燕在身边说。他这才从遐想中扭过脸来微笑着说：看你……柳燕，我还只是说说想想而已，还不知能不能考上呢？

接着，他又转口问道：你呢？柳燕，感觉考的还行吧？

柳燕叹了一口气，丧气地说：唉！恐怕不行。不过，我倒觉得比去年可能要好一些。

停了停，她又说：反正考不上大学我决不罢休！今年考不上明年考，明年考不上还有后年呢！我就不相信考不上！

有志者，事竟成。只要有那个决心，我相信你一定能考上的。更何况你爹就你这么个宝贝女儿，你上到哪儿他还给你供到哪儿？

柳燕笑了笑，感到很无奈，忧伤地说：那我也不情愿老这么耗着啊！人前人后的一年考不上两年考不上多没意思啊！再说，今年你再一走，而我又一次没考上，人家怎么看？

说到这里，她觉得她的双眼有点潮湿，愣愣地看了他一会儿，然后低下了头叹了一口气悠悠地说：罗冲，我真希望你今年别走，等明年我们……

罗冲没有说话，只是注视了她一会儿，然后又把目光移向了别处。此刻，已是傍晚时分，太阳已经落山了。西际的天空还留着它坠落时的痕迹——尽管它身影已去，但它的霞光犹存，彤红彤红的，染遍了西际的山冈，染红了西际半天的云，看着这绸缎似的彩霞他觉得那并不是夕阳晚霞，倒更象是朝阳即出，他仿佛觉得要不了太长的时间一轮金色的朝阳将会从那霞光中喷涌而出，重新照亮这渐渐暗淡的黄昏。

是呵！我真希望我们这次都能考上，同在一所学校念书，那该有多好啊！

望着晚霞他忽然感叹地说。

这时候，柳燕抬起头痴痴地看着他，轻声地问：罗冲，你心里真是这样想的吗？

他的目光再一次落在她的脸上，这时候，他发现她那本来就白皙、好看的脸在晚霞的映照下更加好看，更加迷人了。他久久地看着她，他很想说：我不但是这样想的，我还想要你做老婆，让你一生都陪伴我呢！但他却没有说出口。什么也没说出来。他看着她。她看着他。两只目光久久地相对着，两颗心都在急促地跳动着。这时候，柳燕有些激动，几乎有点难以控制自己了，但她刚想张口说什么，却忽然听罗冲小声地对她说：我哥哥来了。我们快走吧！

柳燕急忙扭头一看，果见罗稳骑着自行车正往他（她）们赶

来。于是，她尽管心有几分不甘，也只好骑上自行车跟在罗冲的后边往家赶去。

第二章

就象他（她）们的劳作了一生的父辈们已经播下了种子、插下了秧苗而开始等待秋收一样，罗冲与柳燕也在开始等待他（她）们的“秋收”了。由其是罗冲，这种等待对他来讲真可谓是焦急如焚、度日如年。他常常有事无事的总爱站立在村口的柳荫下远望着那条通往乡镇的大路，期望着乡镇的邮递员能突然降临在他的面前给他带来一纸红彤彤的惊喜，递给他一封沉甸甸的人生的希望。

在这段日子里，他的心志是那样的高远，信心是那样的十足；在这段日子里他的心只装着一件事，那就是接录取通知书，上大学。甚至他的每一个思想，每一个梦境无不与大学有关：有时他梦见自己已经坐在一间宽大无比的教室里了，他发现教室的四壁都是金碧辉煌，可同学们不是座在那里听课，而是站在那里你挨着我我挤着你没有一点严肃样，有时整个教室就他一个人，手里捧着书却不知书上写的是是什么？明明看着写的是这个字，可看着看着却忽然又变成了别的什么。有时，他依然同柳燕在一起，而且坐在同一张桌子上，而且当着众多的人相互接吻……而这一次他发现他一个人坐在教室里，整座教室就他一个人，一个老教授在讲台上给他讲课。老教授白须白眉，讲的是什么他却一点也听不懂。忽然教授走下讲台来到了他的面前问他叫什么名

字，他说他叫罗冲，而老教授翻了翻手中的花名册却说：这上面没有叫罗冲的呀！你没考上啊！对不起你还是回去吧！说罢，老教授竟扬长而去。这时候他急忙上前追赶，且边追边喊：不！我考上了！我考上了……

这时候，他忽然觉得自己的胳膊被谁拧了一把，他急忙睁开眼睛一看，竟是母亲站在他的床边。

喊啥子喊。看都啥时候了，还不快起来。母亲说。

这时候他才知道刚才又是在做梦。此时正是早晨八点多钟的光景，几缕金色的阳光透过窗口直射到他身边的凉席上，好象几块金色的油饼摊在那里，看一眼真有点想伸手抓起来吃的欲望，看一眼甚至为他增添了无穷的信心和力量。然而，当他再一次回想起梦中的情景时那心中不免又平添了一种可怕与惊慌。

高考的分数该出来还是如期的出来了。同时本专科线也相继出台。而令他失望的是：他的分数不但距本科线还差了一百多分，就是距后来的专科的录取线还差了两分半。而奇怪的是柳燕这次反倒比他多考了一分半，仅以一分之差没能被录取。

噢，感觉，那良好的感觉啊，竟象一个媚艳的、迷人的女妖欺骗了他，耍弄了他。

飞得越高，跌得越响。

在自信与幻想的太空中云游了一周又猛地跌回到现实的平地，就象一只在高高的蓝天上翱翔的鹰不幸被击伤了翅膀又猛地跌落到深深的峡谷一样，他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失落与绝望、痛楚与忧伤。整个人在一天之中就变了样。成天阴沉着脸连一句话也不说。更不会再象从前那样成天牵着自家那条小花狗这山跑那山的转悠到处游玩，更不会象从前那样时常等在村口盼着邮递员给他带来惊喜与希望。整整在家闷睡了两天之后才爬起来，然后

便同母亲一起下地干活去了。田间、家里。家里、田间。进进出出，出出进进……此时此刻，体罚与日晒已是医治他心灵创伤的唯一方式。

而此时此刻，他早已是村民们注视的焦点，他们一直在默默地、善良地注视着他。而且从他的言行上、从他的表情上已经窥探到他的名字又一次被命运之神从希望的红榜上给删了下来。

而看得最清的却是柳燕。其实，柳燕早已经知道了他的高考分数，而且是在四天以前。

事实上，对于一个为了实现心中的愿望与理想而参加了两次高考的人来讲，柳燕此刻的心情并不比罗冲平静，她也同罗冲一样一直在等待着考试的结果。只是作为一个美丽的、腼腆的女孩子来讲她把自己的希望、急切、焦躁与不安掩饰的含蓄一点、不露声色一点罢了。只不过没有罗冲那么过于自信、狂妄、理想太高罢了。因为对于自己的成绩她自己心里确已有了个底，但她同样希望自己在这次考试中能够考中，哪怕是地专也好。因此上，考试回来后不几天她就让在一中教学的姑姑为她打听分数。为了不至于使她等得心急，姑姑也一直在为她打听分数。所以，在分数还没有整体公布之前她已通过关系就知道了柳燕的分数，同时还有罗冲的。所以她马上就把情况告诉了柳燕并让她转告罗冲。

对于自己的落榜柳燕尽管心有不甘，但她并没有太大的失落感，也没有太大的伤痛。这当然与她对这次考试没抱太大的希望有关。同时她觉得人生事并不就那么事事如人所愿，更不能去强求。阴晴圆缺还是顺其自然地好，只要自己努力了、尽到了力而依然没考上，这只能说明自己依然没有学好真正的知识、依然需要努力。而忧伤与懊恼、痛苦与沉睡是没有道理的，它们只能消磨自己的志气，耗费精力使自己更加沉沦与颓废而别无意义。同

时她坚信只要信念之旗不倒没有她办不到的事情。只不过多废一点时间，多耗费一些钱财与精力罢了。更可喜的是复读了一年之后毕竟收获不小，去年距录取分数线十几分，而今年仅仅只差了一分，一分之差啊！看来她距大学的校门已经不远了。这就更加坚定了她再次复读的决心。因此上，在知道了自己落榜的第二天她就不声不响地奔往县城让她的姑姑为她选择了一些必要的复习资料，在没开学之前就已经在家复习了起来，等开学之后她将再一次踏上复读的征程。然而，令她放心不下的却是罗冲，对于这次高考他是那样的高傲与自信，然而事实却又是那样的违背了他的意愿。这难道不是命运之神在有意捉弄他吗？

本来，在得知高考结果的当天晚上她就打算告诉罗冲的，然而，当她走到了罗冲家门口的时候她竟犹豫了，继而又折了回来。因为她想象不出当她把这一消息告诉他之后他将会是一种什么情形？

她没有告诉他。

这之前本来天天都想见，天天都能见到他的她反倒害怕见到他了。为此，她一连几天都在有意地躲避着他。她怕，她怕她由于不慎而向他说出了这一不幸的消息而伤了他的心。

然而，尽管她用这种自欺欺人的、愚拙的方法瞒过了几天，几天后罗冲还是知道了自己的事情（这当然是她清楚不过的事情。她也许觉得这样的结果会使她自己的心情更舒服一些？）她还是看到了她不愿看到的情境。就好象眼见着一朵鲜艳夺目的花或是一片青翠欲滴的绿叶经过一场苦寒的雪霜吹打，顷刻间枯黄，萎缩了一样那情境是那样的令她心痛。这时候，她突发奇想：假若自己能化作一纸大学录取通知书飞到他的手上那该有多好啊！这当然只是她的异想天开而已。同时，也只能算着她思想感情的一个方面。而从另一方面来讲，罗冲此次的落榜也许多少

顺了一点她的心意。即从她的心灵深处来看她是不情愿罗冲先一步弃她而去。即使走也要两人一起考上一同走，就象那天晚上她当着罗冲的面说的那样。这一想法乍看起来似乎有点过于自私，甚至有点恶毒与卑鄙，但这确实是她此刻的想法。

这种自相矛盾的想法的根源是什么？别人不知而她自己的心里却明镜似的。她知道这两种思想只是诞生自一粒种子上的两条细小的根须而已。而这粒种子就是那已经在她的心灵深处埋藏了几个春秋的对他的爱。

罗冲，希望你不要气馁，不要悲观。没考上就没考上吧！反正我们有的是时间。我们可以再复习、再考。还有我陪着你呢！明年我们一起考上一同走吧！我们不是曾经商量好说是同报一所院校，同上一个专业，且永远永远在一起么？最后，她这样想道。

她决定找罗冲谈一谈。

可她发现近来几天罗冲似乎在有意地躲避着她。比如说：那天傍晚她到自家的小菜园去掐菜，正好碰见罗冲与他母亲在外田干活回家，罗冲本来是跟在其母亲身后的，当看见她迎面走来时他赶忙从母亲的身后岔向了另一条田埂回去了。再比如那天早晨她看见罗冲在其家的鱼池边背倚着树干望着县城的方向愣愣地出神，她有意想接近他同他说点什么。可当发现她朝他走来时他竟转身朝自己的家里走去。这令她迷惑不解，甚至有点心痛。难道他生她的气了？

这是一个晴朗的上午，她发现罗冲的母亲同罗冲的五哥一起到乡粮站卖公粮去了，罗冲的父亲罗士贤也担着一担鱼篓到东庄送鱼苗去了。罗冲的家里就剩下了罗冲一个人，天气这么热她估计罗冲不会到田间去干什么，一定还呆在家里。于是，她稍加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装束与面容就朝罗家走来。当她伸手推开虚掩着

的大门的时候果见罗冲正躺在堂屋里的双人沙发上面向自家堂屋的东山墙大概正在睡觉，或者正在思考着什么而愣着神，以至她走进了堂屋时他才醒过神转脸看了看她，当发现是她时他这才拿下腿坐直了身子不好意思地说：

噢，是柳燕。坐。

在想啥呢？那么入神？

柳燕微笑着说，并一边也就坐在了罗冲对面餐桌下方的一张椅子上。

没想啥。

罗冲强作笑容地说。但他自觉脸上有些潮红，接着他本想再说点什么开心的话，可一时间又找不到合适的话题。于是，他只好两眼望着门外愣在那里，一时间屋子里的气氛别提有多别扭。

柳燕的心情本来挺舒朗的，可这一来却象被雾打湿了一般显得湿淋淋的，脸上的笑容也渐渐地退去了。

罗冲，近来你好象在生我的气？

罗冲一愣，急忙转过脸认真地说：没、没啊？

真的没？

真的没。我敢对天发誓。

那你为什么总是避着我？

没啊？你……你多心啦！柳燕。

此刻，罗冲显得底气不足，且偷偷地看了柳燕一眼，当发现此刻的柳燕正注视着他的时候又赶忙避开了。

十几年了。柳燕又说：我还从来没发现你这样对待过我。罗冲，我一直以为在我们两人之间可以说已经是心心相应、亲密无间、没有丝毫可隐藏的心思与话题了，可如今看来并不是那么回事。

柳燕，我希望……你能理解我此刻的……

考砸了？丢面子了？可我和你我们又是谁和谁呀？用得着在我面前躲躲闪闪的么？

.....

罗冲，我知道你此刻的心情，可我也同你一样心里同样不是滋味。可我们不应该这样阴沉沉萎靡不振啊！

罗冲看着门外依然不说话。

一个人连这么一点打击就承受不住，将来还怎么去生存怎么去闯世界？

算啦！不说这些了。罗冲终于开口说。

没别的事可说。柳燕说：我今天来就是要问问你今后还有啥打算。是回来耕田种地呢还是继续复读考大学？

走着说吧！罗冲说：现在我心里……还没个准。

你不是曾经说我们要争取一齐考上大学，永远在一起么？如今你的那份信心哪儿去了？你的那份勇气哪儿去了？

我是打算再继续复读的。可还不知爸妈允不允许呢。再说，我都已经考两年了，而且越来越远……

两年，两年又咋作？问题是你的目标达到没达到？你的理想实现没实现？

停了停，她又说：告诉你，考不上我是决不罢休的。而且我已经将复习资料又买回来了。可你难道真的能撇下我一个人……

说到这里，忽听大门开动的“吱溜”声，他（她）们俩急忙忙住话头往外一看见是罗冲的爸爸罗士贤担着一担空鱼篓走进宅院。于是，她便抬高了嗓音对罗冲说：你自己若是下决心复读的话我想罗伯和伯母都会支持你的。他（她）们都是通情达理之人，再说家里又不是缺钱缺劳力的他（她）们又何苦去毁了你的前程呢？

这时候，柳燕就站起了身且看着罗冲又说：振作起来，我们

还是一起复读吧！我相信，没有不成功的事，只有不成事的人。

说完就转身走了出来。到了院中又同罗士贤说了几句客套话就出门回去了。

第三章

从东庄送鱼苗回来的罗士贤推门进了大院，一开始只看见罗冲坐在沙发上，却并没看见屋子里还会有另外一个人。当然，柳燕后来故意抬高声音说的那些话他听的是一清二楚，但他并没想到会是柳燕。及至当柳燕从门子里走出的时候他竟愣了好长时间。心想：这个丫头怎么在这里且这么偷偷摸摸地同罗冲单独在一起？这时候他忽然想起二十几天前大儿子罗稳曾向他说起过那天晚上两个人在村后的小树林边相对地立着说话，显得那么亲密。说直到看到他骑车向他（她）们走来时二人才双双向回走去……

当时，大儿子说起这事时他并没太在意。因为想到罗冲与柳燕从小玩到大，从小学一年级到县城高中都在一起上学，又同在一个班，进进出出，来来回回十几年了都是在一起，也没听谁谈论过两人什么，站在一起说说话当属平常之事。可由今天看来似乎并不那么平常。莫非两人已经恋上了？再回头看看已经走出去了的柳燕；那身段、那脸蛋、那懂事的谈吐就是城市的姑娘也比之不及。这样一个好姑娘配他家罗冲可以说是天造地设的一对。放在村里无论是哪一家都可以说是求之不得的事情。可对于他罗士贤来讲却又偏偏不乐意。因为她毕竟是柳民的女儿啊！

想起柳民他马上就想起了那些早已过去了的难以言说的往事：

他记得那是一九五九年的秋天。（以当地人的说法就是所谓的“过粮食关”的那一年）。他记得在那一年里河南这一带饿死了很多，就他们本县、本公社、本大队而言饿死的人数大约占当时人口的百分之十五。他记得那一年他二十五岁。由于结婚早，加之当时国家又没有提倡计划生育，所以二十五岁的他已经是四个孩子的父亲了。按当时的生活状况来讲无论是哪一家，无论如何也养活不了这么多孩子的，而他却奇迹般的把孩子都养活成人了，而且个个虽说不是那么白白胖胖、红光满面。但个个都是无病无灾，能跑能行这是事实。而别家的孩子挖野菜、吃草根、吃糠咽草病病奄奄死死伤伤这是眼见到的呀！这就不能不使村里人对他产生怀疑。特别是队长柳民，心中对他更是有许多想法。因为他当时毕竟是生产队里的会计呀！可柳民又无法找到他的什么把柄。因为他只是一个大字不识的“睁眼睛”，对账面上的事情更是一窍不通。尽管有想法他也只能是想想而已，再就是对他严加提防与观察。

也就是在这一年的秋收过后，又是上交公粮的季节。而作为交公粮的主粮——稻谷已经卖的差不多了。剩下的一点只是社员们的保命粮了，可公粮的任务数还差了一大截，而上级依然催得紧。于是，唯一的办法就是将仅有的一点杂粮——黄豆拉去充数了。为此，那天生产队派了四个男社员用两把破架子车拉着十包黄豆到人民公社粮站去交公粮。而带队的就是生产队会计罗士贤。

一行人到了粮站的时候已是上午十点多钟了。而粮管所交粮的人又多，临到他们时恐怕要等下午去了。为此，罗士贤就说这么一点粮食有两个人留在这里就可以了，就从四个人中间又撤回